

# 用三十岁的诗意 祝贺四十岁的生日

□高洪波



江苏的《少年文艺》创刊于1976年,距今整整40年。《少年文艺》创刊时我在遥远的云南一处叫做大荒田的军营里操练口径极大的榴弹炮,业余爱好是下象棋、打乒乓球,兼打排球和羽毛球,偶尔也踢踢足球,不过我的理想可不是当国足悲怆的同名人教练,我只想当一名诗人。

当诗神频频垂青我之时,我转业回北京了。这一年《少年文艺》已经两岁,而我则进入《文艺报》,成为一名负责儿童文学、民族文学、民间文学,当然还有诗歌评论的编辑兼记者,诗笔自然不能放下和搁置。

于是乐不丁儿地写起儿童诗来,而且一写就是一组一组的,这就回到本文的标题:30岁的诗意。说出这句话时就在几天

前,江苏的儿童文学作家祁智在微信上发来两张照片,一张是1982年1月号《少年文艺》封面,由一幅藏族少女的版画装饰着;另一张则是我的一首题为《森林晨曲》的儿童抒情诗,我写的是一条森林中奔跑的小溪,边唱歌边洒下欢乐。“唱胖了白蘑菇;唱甜了山葡萄。唱过河狸的小屋前,小河狸梦里伸个懒腰;唱过熊猫的竹楼下,大熊猫露出顽皮的微笑。//小溪穿行在孩子们的梦中,也流淌在大森林的怀抱。它就像森林轻柔的梦境,流泻着草香、花影、蝉鸣、鸟叫。静谧的夜,森林的夜——一夜间,花,红几重?草,绿多少……”

我在祁智的留言上顺手写下两句话:30岁的作品,30岁的诗意。的确如此,30岁的诗意是明亮柔和的,对未来充满憧憬和希望。30岁的诗意也是真诚与单纯甚至朴素的。我写林中小溪其实在写我自己,写我经历10年的边疆生活及绿色的青春,30岁的诗意的确让人怀念和神往——只是看到感悟到它时,我已年过花甲,应是纯粹的远眺和回眸了。

但我仍为当年跃动的诗心与初心而开心,所以我感谢1982年的《少年文艺》,那时她刚满6岁,幼儿园大班的年龄。

40岁的《少年文艺》,从内容到外貌都已焕然一新,已经成为全国优秀少儿刊物,栏目丰富且新颖,和小读者的互动十分亲切自然,美术设计与装帧时代感极强。正像一个人从6岁跨越到40岁一样,成长使他改变,不由自主地静悄悄地改变,惟一不变的是他的那颗为少年儿童怦怦跳动的心灵。所以我送上自己的祝福,用30岁的诗意,祝贺40岁的生日……



大学二年级时,我打开了班里的邮箱,收到南京寄来的《少年文艺》,上面刊登了我的小说《马老师喜欢的》。那是星期天的晚上,我返校的时候。拿着刊

## ■关 注 《少年文艺》创刊40年:

# 传递文学的力量

1976年创刊的《少年文艺》杂志到今天已经40岁了。在40年历史中,与之有过深厚渊源的作家不在少数,某种程度上,它的确持续扮演着“作家摇篮”的角色。

多年来,《少年文艺》一直以“文学少年的知音,陶冶性情的艺苑,作文入门的向导,未来作家的摇篮”作为其办刊宗旨。40年来,《少年文艺》发表过高洪波、刘健屏、黄蓓佳、梅子涵、曹文轩、程玮、金曾豪、周锐、秦文君、孙云晓、陈丹燕、董宏猷等一大批知名作家的许多重要作品。直到今天,从《少年文艺》走出的大量知名作家仍然活跃在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的各个领域。

与此同时,《少年文艺》还一直以扶植少年作者为己任,培养了一批新生代的作者,如饶雪漫、韩寒、章红、郁雨君、孙卫卫、顾抒等。现任主编田俊认为,在中国少儿文学期刊领域,《少年文艺》的独特性在于,在其40年发展历程中出现了许多伙伴型的作家,他们与杂志共同成长,如曹文轩、黄蓓佳、梅子涵、祁智、王巨成,以及近年来的小河丁丁、邹凡凡、张晓玲、鄧抒阳、赵菱、王岚、王君心等。

在杂志创刊的早期,首任主编顾宪谟及其编辑团队扮演的更多是“伯乐”的角色,通过自己的观察慧眼识才。田俊告诉记者,今天的《少年文艺》编辑团队仍然秉

# 少儿文艺

# 这一切的开端

□曹文轩

我与《少年文艺》建立联系时,这本刊物还隶属于江苏人民出版社。那时,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还未独立建社,未达成今天的格局,更未以“凤凰”命名。从上世纪70年代初直到现在,我与江苏出版之间的关系就从未中断过,而这一切的开端,竟是从《少年文艺》开始的。

那时,我不过才20岁左右。从盐城到南京,要坐长途汽车,一路上都很颠簸。一大早上车,往往要到下午三四点钟才能到南京,因而总觉得是去一个遥远的地方。那时的通讯方法是信件,通常总是《少年文艺》顾宪谟老师来信,约谈稿件。我因此就从家乡出发,去一趟南京。当时,我的身份是一个农村青年、业余作者,记忆里我很少是一个人去南京,常常



1978年,是我从事儿童文学写作的开篇之年。之前我也写作,写的却是成人文学。

那一年我进入北大中文系读书,那一年也是“文革”噩梦彻底结束、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开始。我的世界观、文学观随同新时代和新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使我深陷彷徨之中,不知道往下的路如何去走。我尝试换一种创作状态,刚好又收到江苏《少年文艺》主编顾宪谟老师的约稿信,就给他写了一篇儿童小说《星空下》。

# 我一直都爱着

□梅子涵

物,上面有我的小说,那也是我的儿童小说的第一篇。走在学校的梧桐路上,心里是奔腾和炫耀的,我几乎想和迎面的黑黑之中的任何一个人说,我的小说登出来了!我就那样奔腾着走到了儿童文学

的路上。那是1979年,现在是2016年,37年过去了!简单的数学减法、加法,是可以算出很多的答案、很多的数字、很多的情感、很多的叹息、很多的哲学、很多的无可奈何。我那时多年轻,那时的《少年文艺》只有3岁;我现在不年轻了,《少年文艺》已是中年。那时刊登我的小说的顾宪谟先生已经老了,那时在《少年文艺》登着小说、散文,心里和我一样满是奔腾和炫耀的黄蓓佳、程玮们也已经早就著书,有的干脆就当外婆了。

一个人的岁月是一条河。一个人的生命只是一条河、一条江上的船。河水的流

淌不只是你自己在流淌,你的河水乃至江里都混涌着别人,并被它们的水的力气推动,你的船在河上、江里的航动,那最好听的一声笛鸣也许都是别人帮你拉响的。从开始懂了这一点以后,我就叮嘱自己能一直懂下去,一直记住。我希望自己一直能是一个记得住桥和路的人,所以我一直记得住30多年前的《少年文艺》和那个老顽,一直盼望着《少年文艺》在现在的出版光景中继续健康地呼吸,能让中国儿童们从它的页面里阅读到一些优雅、从容的文学,欣赏到作家们最不含糊、仔细写出的故事和诗情。中国的儿童,在现在这个年月,在他们后来很长的生命时间里,都太需要讲究、优尚的文学了。我想,我应该重新朝着它走去,拥抱它,也被它拥抱,因为我一直都爱着。

仿痕迹,但其中的灵气却受到杂志的持续关注和鼓励。

据田俊介绍,2013年起《少年文艺》启动“精品儿童文学书刊互动项目”,经过几年的持续跟进,陆续推出“《少年文艺》爱藏嘉品”系列丛书。其中长篇轻幻想小说《水獭男孩》2015年1月面市,该书的作者就是上述那位浙江的丁姓老师,现在他已经是备受关注的作家“小河丁丁”。今年,那个小学时就在《少年文艺》的“作文版”上发表作文的王君心出版了自己的小说《夏迁的成长课》,成为该丛书系列推出的第一位“90后”作家。正是成长初期的发现和提携,让这个小姑娘感念至今,现在厦门大学就读的她因此把自己的第一部校园长篇小说交给了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

“曹文轩、黄蓓佳当年都曾在《少年文艺》发表重要作品,并与苏少社建立了友谊,这样的故事会不会在这一代新作者中重新演绎?这既是对作者的期待与祝福,也是对编辑的考验,时间会告诉我们答案。”田俊说。

今年是《少年文艺》创刊40周年。很多当年的小读者、小作者,如今的大作家、小读者的爸爸妈妈、老师,纷纷给杂志寄来热情洋溢的贺信,深情回忆曾经镌刻在少年记忆中的经典佳作,于是杂志精心策划了一套“《少年文艺》创刊40周年特别纪念系列



他那些有重量的动作,是他在言谈举止中所显示出来的风格、品质和境界。

我和刘健屏的交往也始于《少年文艺》,他当时也是一位写作者,从昆山文化馆抽调到《少年文艺》做编辑。没曾想这份友情在我们彼此的生命中一直持续了几十年,到1998年之后因我的长篇小说《草房子》而发生的联系和故事,就是大家都

# 永远的感恩

□黄蓓佳

小说很快发表,紧接着在江苏省获奖。顾老师跟着来了极为热情的信,鼓励我再写。我寄去的第二篇作品是散文,叫《化妆晚会》,刊物以同样快的速度发稿。就这样,一来二去,我成了《少年文艺》的忠实撰稿人。

顾老师给我的信,平均10天一封。信中他从不吝惜溢美之词,对我的作品总是无保留的夸赞。那时候我年轻,年轻是听不得表扬的,读者一喜欢,编辑一欣赏,再弄上几个小奖,劲头就像高烧时的体温表,噌噌地上去了。我写得忘记了白天和黑夜,忘记了上课和考试,忘记了寒假和暑假。有时候刊物一期能发我两篇稿子,我不得不用一个真名,一个笔名。

至今我常常碰到一些40来岁的为人父母者,他们牵着孩子的手来买我的最新作品时,总是感慨万端地说:“小时候我是读你的儿童小说长大的呀!”这时我心里忍不住有一种震颤,是发自心底的感动。

世界这么大,人人与人之间的相知相识都是缘分,《少年文艺》当了一回纽带,把我和读者们亲密地系到了一起,使我的收获远胜于耕耘。寂寞人生路上,每当想到有人在读着我的作品,在喜爱着我的作品,心里的感谢无以言说。

北大毕业,回江苏工作,结婚了,做母亲了,进江苏作协当专业作家了。顾宪谟老师退休了,我不再写儿童文学了。一晃十几年过去,我写成人的短篇、中篇、长篇,写散文和随笔,写电影剧本、电视剧本。偶然地,想起从前在大学宿舍里挥汗如雨为《少年文艺》赶稿的日子,竟有点恍然如梦的错觉。

1996年,我的女儿小学升初中。身为母亲的我,和孩子共同经历了一场算得上残酷的升学大战。考试结束,尘埃落定,我在整理家中堆积成山的复习资料和模拟试卷时,心中感到了酸涩:我们的孩子就是这样举步维艰地跨入人生的吗?他们必



## 《少年文艺》创刊40周年特别纪念系列丛书

丛书(共四册)”。田俊认为,这是一套展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儿童文学发展脉络,呈现中国儿童文学原创佳作的精品文集。

田俊说,今后,杂志还会一方面梳理在《少年文艺》中逐渐成熟起来的作者,鼓励他们在个人风格鲜明化、创作丰厚化方面更上层楼,从而潜心培养一批中国本土原创儿童文学佳作和优秀作家。另一方面也会加大新人新作的宣传力度,通过组织作家校园行、社区读书会、电视网络平台推广等活动,帮助这些儿童文学界的新面孔扩大影响,走进更多学校和家庭,来到目标读者的身边。

有一双发现潜力作家的眼睛,精心的培养,精准的渠道,深入的内容开发和延展,这一切奠定了《少年文艺》成功的基础。也因此,40年来,《少年文艺》收获颇丰,成为一代代小读者心目中儿时最重要的读物之一。(晓 雪)



□小河丁丁

很偶然地,我忆起父亲生前的点点滴滴,无比惭愧地想:写了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还没有好好写写父亲。开笔有些难,可是在屏幕上敲了几行,手指就快起来,4000多字不怎么费力就写好了。

因为是写父亲喝酒唱戏的事,命名《醉演》,投给了《少年文艺》。我投的多用的少,审我的稿子“效率”极低。投了几年,直到2009年,才在《少年文艺》发表了第一首小小的诗《撒谎的孩子》。但是我没料到,退了我那么多稿子,编辑仍然每稿必复。《醉演》投过去,很快收到回信,说写得不错。我大受鼓舞,哒哒哒又敲出一篇《杀龙》。至今清晰记得编辑老师的回复简短有力:“杀得好!”

之后一段时间,我一直在写我的故乡、我的童年,都是短篇。我喜欢《少年文艺》,把这儿当成我的树洞,稿子就像松果一样存积起来,不管能不能采用都不再另投。

有一天,编辑老师问我:你有没有想过写长篇?我的第一反应是畏难,因为写长篇要绵延不绝的故事脉络,那根金丝线不容易找到。但后来我想起了老家一个传说,传说河里大水塘里都有“水猴子”,小孩子到水里玩耍,总担心被水猴子拖到深水淹死。我小时候很怕水猴子,还跑到水边观察,当我看到自己的影子,就更加害怕。长大一点,我不相信水猴子了,以为那是大人吓唬小孩子的。可是,当我成了一个写作的人,重新思考这个故事,我上网查了一下,有人说,水猴子就是水獭。我认为这个说法有道理,水獭在水里的确像猴子一样灵活。而且南方山区过去是有水獭的。我又想起自己孤独的时候一个人在山野上游荡的种种情形,渐渐就发现一根隐约呈现的金丝线:一个山间小男孩,那是我自己,内向孤独,不入群,对水猴子的传说充满好奇,到处去找寻。

在写作过程中,我把水猴子这个名词换成了水獭男孩。写着写着,我好像又回到了那个山间小镇,那个名叫西峒的南方山谷,我的叙述就感觉更从容一些,好像是脚踏大地,有所依凭。

故事中的我,也在寻找水獭男孩的过程中,慢慢认识到,每个人,包括大人,内心深处都有一个水獭男孩,一个看不见的伙伴,也许是他期待中的一个人,也许是他想要的自己。

我的故事,不管长篇短篇,都有一种温情,那是中国社会悠久而美好的温情。因为在中国,有情有义,有恩有爱,才是最值得珍惜的。我是一个中国人,一个中国儿童文学作者,我的性格,关注内心要有一些,关注外界要少一些,所以我写出的东西,自然就有一种中国乡土的味道,更小的来说,那是我自己的童年味道,是我的家乡——西峒的味道。我的作品不时髦,不洋气,与先锋也沾不上边,因为大家关注中国式成长,关注中国式童年,很幸运地就关注到了我。

说起来,这还要感谢《少年文艺》,她陪我在文学森林里自由自在地漫游,把采集的松果照顾得好好的。

# 记住那些有情有义